

应城膏矿史话

——应城膏矿的发现和开发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应城膏矿史话

应城石膏矿矿史编写组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应城石膏矿史话

应城石膏矿矿史编与组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9月第1版

1972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1106·95 每册 0.15 元

毛主席语录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

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

目 录

开头的话·····	1
一 从地下宝藏的开发谈起·····	2
二 盘剥工人的资本家和把头·····	4
三 来自矿外的掠夺者·····	8
四 昼夜不分的苦工·····	11
五 小小拖工苦难言·····	18
六 盐工恨·····	22
七 血腥的暴力统治·····	25
八 精神上的麻醉和奴役·····	29
九 系上无形锁链的奴隶·····	31
十 算不清的剥削账·····	33
十一 利润滚滚万骨枯·····	36
十二 登上革命的舞台·····	38
十三 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·····	44
十四 组织起来·····	46
十五 敌后短枪队·····	48

十六	反封锁斗争·····	54
十七	冲破黎明前的黑暗·····	59
十八	红旗插上应城·····	65
十九	奴隶们站起来了·····	67
二十	百年矿山谱新歌·····	71
后	记·····	77

开 头 的 话

灿烂的阳光，照耀着江汉平原。欢畅的富水河，象一条白色的玉带，沿着起伏的应城丘陵，伸向汹涌澎湃的汉江。它两岸宽广肥沃的土地上，银灰色的矿山井架和一根根高大的烟囱，矗立在宏伟的建筑群中；巨大的卷扬机在飞舞，无数的汽笛在欢叫；一辆辆满载着晶莹洁白石膏的汽车，从宽阔的选膏场开出来，穿过整齐排列着白杨树的林荫大道，箭一般地飞向四面八方。这就是著名的应城膏盐矿区。我们的矿区啊！解放后，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，展现出一派特异的壮丽图景。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，这个具有四百多年悠久历史的老矿区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，更加青春焕发，飞奔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。

但是，我们怎能忘记，在那夜沉沉、路漫漫的旧中国，膏洞工人的苦难生活！帝国主义、反动派和一切剥削阶级，象一条条毒蛇，缠在劳动人民身上，吸吮血汗。地主、资本家的昏暗、闭塞的膏洞，宛如一口口吃人的魔窟，不知吞噬了多少矿工的生命！

蜿蜒东流的大富水河啊！它是历史的见证。在它西岸东一堆西一堆由灰色矿渣堆成的坟墓般的小丘内，都洒满了矿

工们殷红的鲜血。小丘上现在有的已稀稀拉拉的长上了野草，有的还是生气毫无的干枯岩石堆。这些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膏洞，已经封闭多年，也找不到原来的洞口了。如果没有老工人的指点，青年人还不知道这些就是旧膏洞。可是，老矿工每次走过这里时，不能不回想起当年苦难的日子，仿佛看到了深埋在这些旧膏洞下面的阶级兄弟们累累的白骨，看到了阶级兄弟们为反抗凶狠残暴的地主、资本家所进行的英勇斗争。

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。我们要永远牢记旧中国膏矿工人兄弟们的血泪史和斗争史。

一 从地下宝藏的开发谈起

在那遥远的年代，由于地壳的变化，浩瀚的云梦泽波涛连天的壮观没有了，经过若干万年的变迁，沉积的泥沙层层覆盖，应城，这块海湖相连的地方，变成了矿藏丰富的肥沃原野。石膏就是这里地下万宝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。人们常常这样自豪地夸耀说：“天上的白云千万朵，没有我们家乡的石膏多；地下的雪花白似银，没有我们家乡的石膏纯。”

这里的石膏矿床是嵌在地下岩石中的一层又一层的白色膏带，每层厚度从一、二厘米到二十多厘米，多至百余层，少的也有几十层。同时，由于矿物受水分的影响，在白色石膏层上下还嵌有许多青色的石膏。这些膏层，深的离地面约有四百多米，浅的在矿区可以看见露头。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，应城西北地区团山一带的地层，因为受水、风、冰雪等

的侵蚀而破坏，离地面比较近的石膏矿层上端直接暴露出来。人们发现后，就开始了最早的开采，后来逐渐扩展。经过四百多年，以北山的王家庙，西山的潘家集，下山的龙王集三个集镇为中心，应城西北方圆二、三十里的范围内，膏洞星罗棋布，废石渣堆遍地皆是。

应城的石膏，洁白而细腻，呈结晶纤维状，一向以优质著称，不仅在国内久负盛名，而且还远销国外。

石膏的用途很广，工业上可作制造水泥的掺料，并可制成多种高级建筑材料；农业上可广泛在稻田里施用，起改良土壤提高产量的作用；医药上作清凉药料和外科的模型绷带；日常生活方面用于制作豆腐、豆干等。其中，以制造水泥和农田上施用的需要量最大。

应城矿区，不仅掘洞打膏，而且取卤制盐。特别是在历史上每一个战争年代，盐的生产规模和产量，都超过了石膏的生产，有“盐的天国”之称。传说两百年以前，石膏开采以后，有一种蓝色页岩废石（俗称“蓝板”）抛出洞外。这种废石经过风吹日晒雨淋之后，随着流水冲入农田，影响庄稼的生长。因此，人们才发现这种废石中含有盐分，于是便在洞里取水或用“蓝板”泡水熬制食盐，销售湘鄂两省二十余县。

这里又有舟楫水运的便利。解放前，各膏洞所产石膏都驮运到陈家河和湾上镇（早期在黄滩镇）的两个石膏行，在那里装上木船，经大富水河和刁汊湖驶入汉水，超载到较大的船只，运往汉口，再从汉口运销外地。

应城石膏产量，在二十年代后期，每年约达四万多吨。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，每年约产膏五万到六万多吨。

一九三七年达七万四千吨。那时，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石膏矿区，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左右。食盐生产在最盛时期年产达六十万担。在抗日战争前几年内，每年约产十五万担。膏盐两项总产值，在抗日战争前几年内，每年约达三百数十万银元。在食盐产量较高的年份，膏盐两项总产值还大大超过此数。那时，全矿区的矿工约有八、九千人，制盐工人一万人左右，钻井工人等一、二千人，此外还有运输工人和船员等约七、八千人，共计约二万七、八千人，其中有一部分杂工和运输工是由附近的农民充任的。这股巨大的劳动力在这资源丰富的地区，如果充分在生产上发挥作用，每年生产的总产值还要超过上述的数字；即便保持这个总值，也应该能为矿区全体劳动人民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。然而事实并不如此。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中，这里地下宝藏的开发却把劳动人民推入了苦难重重的深渊。这是因为这里的官僚、地主、资本家把丰富的自然资源霸为己有，并和封建把头勾结起来，用极端凶狠残暴的方法榨取工人的血汗。而他们榨取工人所得的暴利，又吸引了矿外的另一些官僚、地主、资本家纷纷前来瓜分脏物。在一批又一批强盗的相互争夺，同时又相互勾结下，膏洞工人受到了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，从而使这块富饶的土地成为工人受苦受难的一座活地狱！

二 盘剥工人的资本家和把头

解放前，经营石膏洞的都是私人资本家，过去称“洞商”或“矿商”。他们一般是本县或邻县的一些地主、官僚和商业

资本家，还有一些是原来的膏洞把头“上升”的。多数资本家每家占有膏洞一对，较大的每家占有膏洞二、三对到七、八对，最大的一家韩诚记曾占有膏洞二十对。抗日战争前夕，全矿区有膏洞七十多对，制盐厂一百零八个。

每对膏洞占用土地不多，不需要象别的矿山那样圈购大面积的土地。膏洞规模很小，设备又很简陋，开采都用土法，所以建设一对膏洞所需要的投资金额不大。但是，就连这笔不大的资本，资本家也舍不得全部由自己腰包里掏出。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上拥有的特殊势力，采取“集股”和“拉账”的方式，拼凑一些钱，便购地雇工，开始打洞建井。在打洞时，一般不给工人工资，只供伙食。直到在地下打到“露白”，即发现岩石层中的可采石膏带时，才发给工人工资。如果膏洞位置选择不当，打不到石膏矿床而报废时，资本家便无耻地赖账，不给工人分文，对集股或拉账的钱也长期拖欠不还。应城人民管这种无赖行径叫做“穿着别人的皮袄打滚”。总之，每一对膏洞的建成，都是工人流血、流汗的结果，而靠掠夺起家的资本家一开始就对打洞工人进行残酷的榨取。

有“小汉口”之称的应城膏盐矿区是个“银钱窝”，这个“银钱窝”是用工人的白骨和血汗筑成的。矿洞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钱财，除了在上海、汉口和其他城市置办家业、开设行号，对劳动人民进行更多的盘剥外，就尽情地挥霍，过他们那花天酒地、奢侈糜烂的生活。

号称“应城半边天”的资本家韩诚记老板韩信廷，在县城和矿区韩家坝盖起了栋栋楼房别墅，建造了占地十余亩的花园三座，并专门雇用一批花匠培花育林，供他一家欣赏玩乐。

他还在湖南湘潭买了一座清朝官吏住过的“帅府”。他的女儿出嫁，单是用作陪嫁的礼物和送行的花费，就可以用银元铺四十多里路长。出嫁前，大摆筵席，每天一百多桌。出嫁那天，乐队、马队、轿夫、挑送嫁礼的达几百人，一个长蛇阵中，绛罗绸缎，金银饰品，衣箱衣柜，猪羊白酒，望不到尽头。资本家韩信廷为了摆阔气，这一天，还发给几百名陪送者每人“红包钱”五块银元。资本家能够这样挥金如土，全靠他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榨取。韩信廷不仅占有很多膏洞和盐厂，是一个吸吮工人血汗的大资本家，而且还是一个残酷剥削农民的大地主。他霸占农民的田地东起云梦，西至雷家山，北起安陆，南到应城县城。

资本家蒋富记，在县城修了花园还不满足，又在城西十里花园庙修起一座野外花园。为了来往方便，还专门修了一条公路，供他们带着大小太太去逍遥作乐。老板蒋思德在汉口占有整个吉星里的房产，住在城市的高楼里，六十多岁了，还专门雇用两个年轻的奶妈，挤奶给他喝！

应城矿洞的资本家，一般就象上面提到的这些家伙一样，大都在远离矿区的“安乐窝”里居住玩乐，而把膏洞的管理和经营，一概交给封建把头。这些封建把头，控制着整个矿区的劳动力，垄断了各个膏洞的生产开采。每对膏洞开工时，资本家必须聘请一个大把头充任“都管”。“都管”受聘以后，承包洞下的全部开采工作，洞下所需要的工人也由他们安排。一般说来，一个“都管”承包一对洞，但也有一个“都管”向不同的资本家同时兼包几对膏洞的。每对膏洞的“都管”手下有两个“大监工”，每洞一个，具体掌管每洞的洞下工人。“大监

工”手下又有几个较小的把头，叫做“掌大锤的”，他们按照洞下所需要的工种，如锤工、拖工、抬工等比例，分别承包一定名额的工人。“都管”、“大监工”、“掌大锤的”这三层把头，通常是不下洞的；到洞下去的把头叫“做翼子的”或称“做班的”，这是把头的底层，他们也分包一定名额的工人。工人下洞做工时，“做班的”下去监工。工人一经与这些把头发生包工关系后，实际上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，处于被奴役的地位。没有包工的工人叫做“独零子”，行动比较自由，但占工人的极少数。另外，统治洞下岸盐水工人的把头称“横门头佬”，盐厂的把头叫“大掌瓢子”、“二掌瓢子”。

这些封建把头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私产，向资本家包工，层层克扣工人们本来就很少的那一点工资养肥自己。大把头黄炳江不仅有良田一百余亩，而且娶有七个老婆。把头蔡么，房产一大栋，霸占六个老婆。只包两把锤的把头刘鼎松，他当了一年把头，就以四千多元买了二十亩田，并以三千元盖了一厢屋。

配合着封建把头制度对工人的统治，矿洞资本家还建立了反动武装。在早期，矿洞资本家合伙办了一个“保卫商团”，用来维护他们在矿区的反动统治。日本投降以后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，除了资本家“同业公会”建立的“矿警大队”外，还有各膏洞的“自卫队”，人数从七、八人到三、四十人。这伙走狗、帮凶依仗反动势力，不仅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，而且还为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效劳。

应城矿区膏洞资本家，由于能够凭借着封建把头和反动

武装任意使用廉价的劳动力，所以对石膏开采方法的改进，对使用机器，就没有兴趣了。这样，应城膏盐的开采，虽然经历了不少的年代，但生产技术一直十分落后，到解放前夕，仍然是手工操作。这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，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和封建把头统治相结合所带来的必然结果。

三 来自矿外的掠夺者

榨取应城矿区工人血汗的，除了矿洞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外，还有来自矿外的掠夺者，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收购石膏的机构，这就是形形色色的所谓“公司”、“膏局”、“商号”。它们通过对石膏购销的垄断剥削工人。

一九一六年以前，各膏洞所生产的石膏，自由地卖给当地的贩运商人。一九一六年开始出现了“申帮”商人组织的“应城石膏公司”，对矿区石膏的收购进行垄断。不到一年，湖北军阀、官僚插手进来，停止了这个公司的营业，代之以由“汉帮”商人、膏洞资本家和应城本地的官僚、地主合股组织的“应兴石膏公司”。这个公司以每年“报效军饷”十万串的条件与湖北省军阀瓜分垄断利益。从此，应城石膏的厚利成为湖北省和应城地方的大小军阀、官僚以及膏洞资本家间瓜分掠夺的对象。他们之间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的结果，使矿区收购石膏的机构频繁地变换名称。从一九一八年“应兴石膏公司”垮台起，到一九三〇年，先后出现了由湖北省官方更多的插手或完全由官方包办的“石膏官局”、“官督商办公司”、

“官膏总局”、“石膏专卖局”等多种机构。一九三一年起又改为“商办”，由应城地方的官僚、地主和膏洞资本家成立一个“商号”，一九三二年七月，扩大为“应城石膏股份有限公司”。这个“石膏股份有限公司”，通过垄断石膏的销售业务，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三个年度中，共攫取暴利七十二万多元。平均每年达二十四万多元。而这个公司的资本额为八十万元（当时实收额还不到八十万元），这就是说三年之内所掠夺的暴利几乎与实收的资本相等。利润之高，当时在国内是很突出的。所以，“石膏公司”也好，“石膏官局”也好，和矿洞资本家是一丘之貉，他们都是靠榨取矿上工人的血汗发家的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汪伪组织的名义，成立“应城膏盐公司”，对矿区膏盐生产进行残暴的统制和掠夺。日本投降以后，国民党反动政府同样成立了一个“石膏公司”，垄断石膏的收购。总的说来，矿区的石膏收购机构，历年来虽然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，挂上了不同的招牌，背后有着不同的后台老板，但都是为了霸占应城的石膏市场，独吞贩运石膏的利益。他们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，尽量压低石膏收购价格，以便从转手出售中牟取更多的利润。他们所贩卖的就是矿工们所开采的石膏，所以，他们所获得的暴利，就是矿工们用生命和血汗换来的果实的一部分。

“官膏局”和“石膏公司”为了牟取暴利，尽量压低石膏的收购价格，这实际上就是从膏洞资本家手中夺去一部分利润。而限制石膏收购数量，又使膏洞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，因而也影响了膏洞资本家的利润收入。为了补偿这方面的所谓“损失”，膏洞资本家总是力图从不断加重对工人的剥

削中找“出路”。所以，膏洞资本家对工人采取了更多、更凶狠的剥削手段。如长期拖欠工人工资，不断降低工人伙食标准，减少包工名额，延长劳动时间，强迫工人多干活等等，这样就使工人过的日子更苦了。

到矿区来瓜分石膏收入的，不仅是军阀，官僚，“申帮”、“汉帮”商人，还有银行资本家、商业资本家和反动地方政府。应城和汉口两地的银行和钱号，通过对矿洞资本家和“石膏公司”之类组织的放款，以收取高额利息的形式，分享了产销石膏中的一部分利润。商业资本家在矿区通过对膏洞供应物资，对工人赊销生活用品，又盘剥了不少钱财。应城反动地方政府则巧设名目进行勒索。据一九三七年国民党的应城县长供认，全县以“教育建设及其他公益事业”的名义，从膏盐生产中每年取得的收入达十六、七万元之巨。这些搜括和勒索最后都落到工人身上，使工人受到更加残酷的榨取。

解放前，应城矿区工人就是处在这样层层剥削、压迫和掠夺之下，过着长夜难明的苦难日子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：“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（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资产阶级的压迫、封建势力的压迫），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，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；……”膏洞工人过去所受到的形形色色的剥削、迫害和掠夺，归根结底，就是帝国主义、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这三重压迫的具体表现。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推翻帝国主义、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，才能使膏洞工人得到彻底的解放，才能使地下资源的开发为劳动人民带来幸福。

四 昼夜不分的苦工

如果说“阴间地狱”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虚构，是威胁造反的劳动人民的鬼话，那么，人间地狱却是实有的，它就在一切剥削阶级当权的社会里。旧中国应城矿区那一对对膏洞，就是一座座坑害劳动人民的活地狱！在这一座座地狱里，矿工们所受到的折磨，单就劳动条件的恶劣和劳动的沉重来说，就要令人发指！

首先，下洞就是一场灾难。洞口的吊车早期用“木车”，就是用人工旋转的木轱辘；稍后用“洋车”，就是一个铁制滚筒，两端装上车轮，用人工旋转车轮，工效稍高。洞口搭一座木架，用麻绳拴在架上，麻绳的一端缚上杉树棍子，工人下洞时，坐在这根棍上，两腿下垂，用手拉住吊绳。绳索下放时，摆动很剧烈，而井洞很小，直径只有一米左右，洞壁又打得很粗糙，凹凸不平。因此，工人常被洞壁碰得皮破血流。有时绳索断了，把人活活摔死。每上一次洞，大约需要二十多分钟的时间。后来，有的膏洞装上了柴油机，起重力量大些，每次可带二、三人，但由于洞小，上下洞时仍有碰到洞壁的危险。

唯利是图的资本家，不仅不设法改善井筒装置和提升设备，反而与把头勾结起来，以提升能力有限为借口，强迫下洞的工人长期留在洞下劳动，尽量延长换班日期。资本家和把头还派狗腿子严密把守洞口，把吊车牢牢控制起来，使工人下洞后要想逃跑也插翅难飞。这样，工人被迫在洞下连续